

## 秦汉殿式建筑的布局

摘要：秦汉皇宫中称作“某某殿”的建筑，通常由殿、室、房、箱、阶、庭等部分组成，而殿是最大也最重要的空间。本文搜集史籍所见零散资料，结合经学文献和考古材料进行考证和解读，大致勾画出此类建筑的空间结构。殿建于台基之上，南边有东西两阶。室在殿北正中，有户、牖与殿相通。室两侧有房，堂两侧有箱。左房向北敞开，有阶。两箱分别向东西敞开，亦有阶。殿前有内外两个庭院。内院称庭或中庭，庭前有门，其外有大门。

关键词：殿 庭 阶 房 箱

秦汉皇宫中的建筑有殿、台、阁、观等不同样式，其中殿式建筑最常见也最重要，承担着皇帝生活起居及办公理政等基本功能。此类建筑通常称为“某某殿”，是一个个独立的院落，由殿、室、房、夹、箱、阶、庭、闑、门等部分组成。笔者搜集秦汉史籍中与此类建筑有关的零散资料，结合经学文献和考古材料进行了考证和解读，大致勾画出秦汉殿式建筑的空间结构。今详述如下，供学界同仁参考。

秦汉人所谓“殿”，本义指高大的堂。《说文》殳部：“殿，击声也。”<sup>1</sup>似指击打物体发出的声响。大徐本、小徐本、《五音韵谱》本皆同。段玉裁注：“此字本意见未，假借为宫殿字。”<sup>2</sup>但《太平御览》居处部引《说文》曰：“殿，堂之高大者也。”<sup>3</sup>宋叶大庆《考古质疑》、王应麟《玉海》等书引《说文》亦有此文。据此，宋人所见《说文》或有此条。案《说文》土部：“堂，殿也。”<sup>4</sup>《初学记》卷二四引《苍颉篇》：“殿，大堂也。”<sup>5</sup>是“殿”确可与“堂”互训。汉碑又有“壑”字，如《孟郁修尧庙碑》有“敬修宗壑”句，《城阳灵台碑》有“前设大壑，俟神之堂”句，《益州太守高朕修周公礼殿记》有“筑周公礼壑”句。<sup>6</sup>《玉篇》土部：“壑，堂也。”<sup>7</sup>《广雅·释宫》：“堂隍，壑也。”王念孙《疏证》：“壑，通作殿。”<sup>8</sup>《广韵》：“壑，堂基。”<sup>9</sup>殿、堂建于夯土台基之上。“壑”字从土，可能是其本字。

秦汉建筑流行前堂后室布局，堂前地面称庭。《汉书》卷六四《朱买臣传》载：买臣待诏公车，生活困窘，常在会稽郡邸“寄居饭食”。后拜为会稽太守，“衣故衣，怀其印绶，步归郡邸”。当时正值上计时，来自会稽郡的上计吏“方相与群饮，不视买臣。买臣入室中，守邸与共食。食且饱，守邸见其印绶，方知买臣已拜太守，‘出语上计掾吏’。众人‘惊骇，白守丞，相推排陈列中庭拜谒。买臣徐出户。’<sup>10</sup>在这段记载中，会稽郡吏“群饮”显然是在堂上，守邸则在堂后的“室”中用饭。朱买臣怀揣印绶回到郡邸后，先登堂，从“群饮”者身边走过，后入“室”，与守邸“共食”。众人得知实情后退至堂下“中庭”拜谒，买臣这才慢慢走出室“户”。这是上述建筑布局的一个实例。

堂有台基，高于地面。堂庭之间有东西两阶供人上下。宋李如圭《仪礼释宫》曰：“升

---

\*本论文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重大项目‘两汉魏晋南北朝宫禁制度研究’（项目批准号 14JJD770013）成果之一，并得到中山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驻院学人项目资助。

<sup>1</sup> 《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63年，第66页。

<sup>2</sup>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19页。

<sup>3</sup> 《太平御览》，中华书局，1960年，第853页。

<sup>4</sup> 《说文解字》，第287页。

<sup>5</sup> 《初学记》，中华书局，1962年，第570页。

<sup>6</sup> 《隶释》，中华书局，1986年，第11页上栏、15页上栏、17页上栏。参桂馥：《说文解字义证》卷四四“壑”字条，齐鲁书社，1987年，第1207页上栏。

<sup>7</sup> 胡吉宣：《玉篇校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234页。

<sup>8</sup> 王念孙：《广雅疏证》，中华书局，2004年，第208页上栏。

<sup>9</sup> 《宋本广韵》，北京市中国书店，1982年，第387页。

<sup>10</sup> 《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第2792、2793页。

堂两阶，其东阶曰阼阶。”<sup>11</sup>今西安市西北郊未央宫第2号遗址正殿台基南边，有东西并列的两个“夯土台址”，“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5米，东西宽3.6米”，“其北距正殿南壁1.4米”。<sup>12</sup>《发掘报告》认为是“阙址”，杨鸿勋认为是“登台木构飞陛的支座”，<sup>13</sup>刘庆柱近日更正《发掘报告》的说法，认为应是“进出正殿的‘阶’”。<sup>14</sup>笔者赞同刘说，这应是殿前东西两阶的遗迹。“阶”又中分左右，一城一平。《文选》卷一班固《西都赋》“左城右平”句吕延济注曰：“城，阶级也。右乘车上，故使平。左人上，故为级。”李善注引刘歆《七略》曰：“王者宫中，必左城而右平。”又引挚虞《决疑要注》曰：“平者，以文砖相亚次也。城者，为陛级也。”同书卷二张衡《西京赋》“右平左城”句吕向注曰：“言阶右平坦，左致城城。”薛综注曰：“城，限也，谓阶齿也……其侧阶各中分左右，左有齿，右则滂沲平之，令辇车得上。”<sup>15</sup>山东诸城前凉台汉墓画像石“谒见图”中绘有堂前两阶。从摹本看，东阶有一条纵向中线，将该阶分为左右两部分，但未画出阶级。西阶画得较为细致，中线右侧为阶级，左侧似为砖铺的斜坡。<sup>16</sup>这是右“城”左“平”，与刘歆、班固、张衡所描述的“左城右平”之制相反。<sup>17</sup>此证“左城右平”是天子之制，其他贵族官员堂前的阶只能右城左平。

堂、阶之高度因主人身份而不同。《礼记·礼器》：“有以高为贵者，天子之堂九尺，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sup>18</sup>《西京赋》薛综注：“天子殿高九尺，阶九齿，各为九级。”<sup>19</sup>贾谊《新书·阶级》：“阶陛九级者，堂高大几六尺矣。若堂无陛级者，堂高殆（殆）不过尺矣。”钟夏案：“疑六系九之误。”<sup>20</sup>其说是。据此，天子之堂高九尺，约合今2.079米。<sup>21</sup>未央宫第2号遗址正殿台基西侧有一东西向坡道，长9.8米，“西端的斜坡道尚存，有两排铺地砖，由东向西坡13度”。<sup>22</sup>用三角形公式计算，台基原高应为2.26米，排除可能的误差，设计高度应为“九尺”。<sup>23</sup>“堂无陛级者，堂高殆不过尺”，系指平民而言。刘邦自称“以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sup>24</sup>班固则曰：“汉亡尺土之阶，由一剑之任，五载而成帝业。”<sup>25</sup>“亡尺土之阶”正是“布衣”身份的标志之一。

堂和庭在功能上是相互关联、相互配合的，尤其在礼仪场合。故堂是没有前檐墙的敞厅，前檐下之台沿上有轩栏起保护作用。张衡《西京赋》：“三阶重轩，镂槛文櫺”。薛综注：“槛，兰（蘭）也，皆刻画，又以大板广四五尺，加漆泽焉，重置中间兰（蘭）上，名曰轩。”<sup>26</sup>兰（蘭）通栏（欄）。《后汉书》卷八五《东夷夫余传》：“复徙于马兰（蘭）。”李贤注：“兰（蘭）即栏（欄）也。”<sup>27</sup>张衡所谓“重轩”、“镂槛”，说的是未央前殿的轩栏。《汉书》卷四九《袁盎传》：“千金之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骑衡。”师古曰：“言富人子则自爱也。垂

<sup>11</sup> 王云五主编：《丛书集成》初编，第1499册，第8页。

<sup>12</sup>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汉长安城未央宫——1980—1989年考古发掘报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第192页、图版237。

<sup>13</sup> 杨鸿勋：《建筑考古学论文集（增订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44页。

<sup>14</sup> 刘庆柱主编：《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发现与研究（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人文分社，2016年，第274页。

<sup>15</sup> 《宋刊明州本六臣注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第25页下栏，第40页上、下栏。

<sup>16</sup> 任日新：《山东诸城汉墓画像石》，《文物》1981年第10期。

<sup>17</sup> 此事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徐龙国先生提示。

<sup>18</sup> 《十三经注疏》，台湾艺文印书馆，2001年，第5册，第455页。

<sup>19</sup> 《宋刊明州本六臣注文选》，第40页下栏。

<sup>20</sup> 阎振益、钟夏：《新书校注》，中华书局，2000年，第79、80页。

<sup>21</sup> 汉一尺约合今23.1厘米。参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35页。

<sup>22</sup> 《汉长安城未央宫——1980—1989年考古发掘报告》，第193页、图版238。

<sup>23</sup> 参拙文：《未央宫四殿考》，《历史研究》2016年第4期。

<sup>24</sup> 《史记》卷八《高祖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第391页。

<sup>25</sup> 《汉书》卷一三《异姓诸侯王表》序，第364页。

<sup>26</sup> 《宋刊明州本六臣注文选》，第40页上栏。

<sup>27</sup> 《后汉书》，第2811页。

堂，谓坐堂外边，恐坠堕也。”如淳曰：“衡，楼殿边栏楯也。”师古曰：“骑，谓跨之耳。”<sup>28</sup> 富贵人家的堂也有一定高度，“诸侯七尺”约合今 1.617 米，“大夫五尺”约合今 1.155 米，儿童若垂脚坐于边沿，或骑于轩栏之上，会有一定危险。“秦法，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诸郎中持兵皆陈殿下。”<sup>29</sup> 秦阿房宫前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sup>30</sup> 可坐人处便是“殿上”，可建旗处则是“殿下”之庭。《汉书》卷八二《史丹传》：“元帝被疾，不亲政事，留好音乐。或置鞀鼓殿下，天子自临轩栏上，隤铜丸以撻鼓。”<sup>31</sup> 同书卷六七《朱云传》：云“上书求见”，于殿上当众弹劾丞相张禹，成帝大怒，“御史将云下”，云大呼抗争，“攀殿栏，栏折”。<sup>32</sup> 从这些例子中，可大致想像殿、栏、阶、庭之布局。

殿上高大宽阔，并设有帷幄。《释名·释床帐》曰：“帷，围也，所以自障围也。”又曰：“幄，屋也，以帛衣板施之，形如屋也。”<sup>33</sup> 《周礼·天官·幕人》：“掌帷幕幄帟绶之事。”郑玄注：“在旁曰帷，在上曰幕……帷幕皆以布为之。四合象宫室曰幄，王所居之帐也……帟，王在幕若幄中，坐上承尘。幄、帟皆以缁为之。凡四物者，以绶连系焉。”<sup>34</sup> 《诗·大雅·抑》：“相在尔室，尚不愧于屋漏。”毛传：“西北隅谓之屋漏。”郑玄笺：“屋，小帐也。”此处“屋”即幄。孔颖达疏：“幄在帷幕之内，帷幕是大帐，则幄为小帐也……帷幕皆于野张之，以代宫室。其宫内不张幕也，幄则室内亦有之。”据此，殿上设帷不设幕，帷内又设幄。<sup>35</sup> 据史籍所载，汉代殿上确有帷幄。《汉书》卷二七《五行志下之上》：有男子进入未央前殿，“入非常室中，解帷组结佩之”。颜师古注：“组，绶类，所以系帷”。<sup>36</sup> 《后汉书》卷二二《刘隆传》：“时诸郡各遣使奏事，帝见陈留吏牒上有书……诘吏由趣，吏不肯服……东海公，年十二，在幄后言曰：‘吏受郡敕，当欲以垦田相方耳。’”<sup>37</sup> 此事显然发生在殿上，由东海公“在幄后”可知光武帝在幄中。《史记》卷一二〇《汲黯列传》：武帝“坐武帐中，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见黯，避帐中，使人可其奏。”<sup>38</sup> 《汉书》卷六八《霍光传》：“皇太后乃车驾幸未央承明殿……盛服坐武帐中。”<sup>39</sup> 武帐，注家或释为有兵器的帷帐，或释为织有武士像的帷帐，无论如何，系殿上小帐即幄无疑。皇帝总是坐在帷幄中，故亲信近臣在皇帝身边称“侍帷幄”。

室在殿北正中，有“户”、“牖”与殿相通。《老子》说：“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又说：“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sup>40</sup> 这是以时人皆知的室与户牖之关系阐释“道”之哲理。北大汉简《妄稽》讲述男子周春与妒妻、爱妾间的故事，其中提到周春与爱妾在室中，其妻“尚（上）堂扶扉，卑口户枢”，在外偷听，继而“怒颈触牖”，大哭大闹。<sup>41</sup> 可见，堂上有室，室有户牖，是当时流行的建筑样式。

《汉书》卷九七《外戚传下》载成帝、赵昭仪杀死许美人所生小皇子事，提到发生在未央宫“饰室”中的一段情节：

<sup>28</sup> 《汉书》，第 2270、2271 页。参阅《史记》卷一〇一《袁盎列传》《集解》、《索隐》所引诸家说，第 2740 页。

<sup>29</sup> 《史记》卷八六《刺客列传》，第 2535 页。

<sup>30</sup>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 256 页。

<sup>31</sup> 《汉书》，第 3376 页。

<sup>32</sup> 《汉书》，第 2915 页。

<sup>33</sup> 王先谦：《释名疏证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年，第 290、293 页。

<sup>34</sup> 《十三经注疏》，第 3 册，第 92 页

<sup>35</sup> 《十三经注疏》，第 2 册，第 647 页。

<sup>36</sup> 《汉书》，第 1475、1476 页。

<sup>37</sup> 《后汉书》，第 780、781 页。

<sup>38</sup> 《史记》，第 3107 页。

<sup>39</sup> 《汉书》，第 2938、2939 页。

<sup>40</sup> 楼宇烈：《老子道德经注校释》，中华书局，2008 年，第 26、126 页。

<sup>41</sup> 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编：《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四《妄稽》，上海古籍出版社，待刊。

美人以苇篋一合盛所生儿，緘封，及绿囊报书于严，严持篋、书置饰室簾南，去。帝与昭仪坐，使客子解篋緘。未已，帝使客子、偏、兼皆出，自闭户，独与昭仪在。须臾开户，呼客子、偏、兼，使緘封篋及绿绋方底，推置屏风东。恭受诏，持篋、方底予武……武穿狱楼垣下为坎，埋其中。<sup>42</sup>

结合上下文，补足相关信息，上文描述的过程是这样：宦官靳严奉诏，令许美人交出小皇子。许美人将盛有小皇子的篋“緘封”后交给靳严。靳严将其带入饰室，置于“饰室簾南”便离去；成帝和赵昭仪坐于“室”中，命御者于客子、王偏、臧兼将篋搬入“室”中并打开；尚未完全打开时，成帝又命客子等出去，并亲自关闭室“户”，和赵昭仪一起将小皇子弄死后，又“开户”，命客子等将篋重新緘封，并推出“室”外，置于“屏风东”；最后命宦者吴恭取走，交掖庭狱丞籍武掩埋。

“饰室”也是前“殿”后“室”格局，“室”在殿内，有可开闭的“户”。“屏风”即扆，也作依。《仪礼·觐礼》：“天子设斧依于户牖之间。”郑玄注：“依，如今绋素屏风也。有绣斧文，所以示威也。”<sup>43</sup>《魏书》卷九〇《逸士李谧传》：“郑氏《礼图》说扆制曰：纵广八尺，画斧文于其上，今之屏风也。”<sup>44</sup>《尚书·顾命》：“设黼扆”。伪孔传：“扆，屏风，画为斧文，置户牖间。”<sup>45</sup>户偏东，牖偏西，扆在其间。《尔雅·释宫》：“牖户之间谓之扆。”郭璞注：“窗东户西也。”邢昺疏：“牖者，户西窗也。此牖东户西，为牖户之间，其处名扆。”<sup>46</sup>汉代确实流行此制。《汉书》卷九九《王莽传上》：“安汉公居摄践祚，服天子衮冕，背斧依于户牖之间，南面朝群臣，听政事。”<sup>47</sup>这是天子之制。同书卷七二《两龚传》：王莽遣使拜龚胜为太子师友祭酒，“胜称病笃，为床室中户西南牖下……使者入户西行南面立，致诏付玺书。”<sup>48</sup>龚胜曾任光禄大夫，此时致仕在家，而其“室”亦有户牖，且正是户东牖西。“饰室”显然也是户东牖西，屏风则在户牖之间，亦即“户”西，故御者将篋推出“室”后，就近置于“屏风东”。

室两侧还有房。<sup>49</sup>《史记》卷九九《叔孙通列传》载汉七年正月长乐宫前殿朝会曰：文武群臣列于殿下，“于是皇帝辇出房”，在殿上接受群臣奉贺。<sup>50</sup>张家山 336 号汉墓出土《朝律》作“皇帝出房”。<sup>51</sup>案《仪礼·士昏礼》：“妇洗在北堂。”郑玄注：“北堂，房中半以北。”贾公彦疏：“房与室相连为之。房无北壁，故得北堂之名……知房无北户者，见上文云‘尊于房户之东’，房有南户矣。《燕礼》、《大射》皆云‘羞膳者升自北阶，立于房中’，不言入房，是无北壁而无户。”<sup>52</sup>清人江永曰：“左房无北牖，有北堂、北阶，异于右房。”<sup>53</sup>据此，左房或东房是向北敞开的，无“北壁”和“北户”，故又称“北堂”，其北有阶供人升降，南壁有户与堂相通。参照这一制度，刘邦“辇出房”，可能是从寝殿乘辇至前殿，登北阶至东

<sup>42</sup> 《汉书》，第 3993、3994 页。

<sup>43</sup> 《十三经注疏》，第 4 册，第 321 页。

<sup>44</sup> 《魏书》，中华书局，1974 年，第 1936 页。

<sup>45</sup> 《十三经注疏》，第 1 册，第 277 页。

<sup>46</sup> 《十三经注疏》，第 8 册，第 72 页。

<sup>47</sup> 《汉书》，第 4080 页。

<sup>48</sup> 《汉书》，第 3085 页。

<sup>49</sup> 郑玄认为，天子、诸侯一室两房，大夫、士则一室一房。后世学者或同或否。此事与本文主旨无干，故不赘述。

<sup>50</sup> 《史记》，第 2723 页。

<sup>51</sup> 此律尚未公布，目前只见其中一枚简的照片和四枚简的释文。见胡平生：《中国湖北江陵张家山汉墓出土竹简概述》，载大庭修编：《汉简研究の現状と展望》，第 273 页。刘海宇：《介绍一枚张家山三三六号汉墓〈朝律〉简的清晰图版》，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2013 年 8 月。参曹旅宁：《张家山 336 号汉墓〈朝律〉的几个问题》，《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08 年第 4 期。

<sup>52</sup> 《十三经注疏》，第 4 册，第 62 页。

<sup>53</sup> 江永：《群经补义》卷三《仪礼》，《清经解》，凤凰出版社，2005 年，第 1994 页。

房，又经东房之南户而至殿上。北大汉简《妄稽》还有如下情节：周春至爱妾“堂”下，爱妾“桃（逃）入北房，周春追之，及之东相（厢）”。<sup>54</sup>二人追逐的路线应是：从堂进入北房，下北阶，绕至建筑东侧，进入东厢。可见“房”确是从北面进出“堂”的通道。

堂两侧则有夹和箱。宋李如圭《仪礼释宫》曰：“堂之东西墙谓之序，序之外为夹室，夹室之前曰厢，亦曰东堂西堂……此东西堂，堂各有阶。”<sup>55</sup>“厢”即“箱”，古通用。“夹”，<sup>56</sup>秦汉史籍中未见实例。“箱”则屡见不鲜。《汉书》卷九九《王莽传下》：莽太子王临久病，“朝见挈茵舆行，见王路堂者，张于西厢”，后“列风毁王路西厢。”<sup>57</sup>这是西箱的例子。东箱更多见。《史记》卷九六《张丞相列传》载：刘邦欲废太子，大臣周昌力谏，“吕后侧耳于东箱听”。《索隐》引韦昭曰：“殿东堂也。”又引小颜曰：“正寝之东西室，皆号曰箱。”<sup>58</sup>《汉书》卷四九《晁错传》：袁盎见景帝，晁错在旁，“盎曰：‘臣所言，人臣不得知。’乃屏错，错趋避东箱。”<sup>59</sup>同书卷六八《金日磾传》载侍中莽何罗刺杀武帝事曰：“明旦，上未起，何罗亡何从外入……袖白刃从东箱上……走趋卧内欲入……日磾摔胡投莽何罗殿下，得禽缚之。”<sup>60</sup>同书卷六六《杨敞传》：霍光欲废昌邑王，“使大司农田延年报敞。敞惊惧，不知所言，汗出洽背，徒唯唯而已。延年起至更衣，敞夫人遽从东箱谓敞曰：‘此国大事……犹与无决，先事诛矣。’”<sup>61</sup>案《仪礼·覲礼记》：“几俟于东箱。”郑玄注：“东箱，东夹之前，相翔待事之处。”<sup>62</sup>同书《特牲馈食礼》：“几、席、两敦在西堂……其余在东堂。”郑玄注：“西堂，西夹室之前，近南耳……东堂，东夹之前，近南。”<sup>63</sup>是东西箱即东西堂，在东西夹之前。又《礼记·杂记》：“夫人至，入自闾门，升自侧阶。”郑玄注：“侧阶，亦旁阶也。”同书《奔丧》：“妇人奔丧，升自东阶。”郑玄注：“东阶，东面阶也。”<sup>64</sup>《仪礼·燕礼》贾公彦疏：“东面阶、西面阶，妇人之阶，非男子之所升。”<sup>65</sup>由此可知，东、西箱分别面向东、西，由东面阶、西面阶升降。未央宫第2号遗址正殿台基“东西各有一条登殿踏道”，“东踏道东西长10.5米，南北宽4米”，“西踏道东西长9.8米，南北宽7.1—8.3米”，应是东面阶和西面阶的遗迹。<sup>66</sup>箱与堂之间亦有“户”相通，故吕后、杨敞夫人可在东箱听到殿堂上的谈话。晁错从殿上趋避东箱，当经由其间之“户”。莽何罗行刺时，应是登东面阶进东箱，又经其“户”上殿，然后走趋卧内。

关于庭，《仪礼释宫》曰：“堂下至门谓之庭。”<sup>67</sup>《仪礼》中屡见“中庭”一词，特指庭之中部，在不同礼仪场合又有不同含义，“有以东西之中言之者”，“有以南北之中言之者”。<sup>68</sup>但史籍所见“中庭”似无此特定含义。《汉书》卷八四《翟方进传》：翟宣“教授诸生满堂，有狗从外入，啮其中庭群鴈数十，比惊救之，已断其头，狗走出门，求不知处。”<sup>69</sup>此处“鴈”应指家禽鹅。<sup>70</sup>《说文》：“鴈，鵞也。”<sup>71</sup>《庄子·山木》：“竖子杀雁而烹之。”王先谦案：

<sup>54</sup> 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编：《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四《妄稽》。

<sup>55</sup> 王云五主编：《丛书集成》初编，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1499册，第8、9页。

<sup>56</sup> 清江永认为：“夹室二字本不连……先儒读者误连之”，故“夹室，当作东夹、西夹。”见氏著：《仪礼释宫增注》，王云五主编：《丛书集成》初编，第1499册，第9页。

<sup>57</sup> 《汉书》，第4159页。

<sup>58</sup> 《史记》，第2677页。

<sup>59</sup> 《汉书》，第2301页。

<sup>60</sup> 《汉书》，第2961页。

<sup>61</sup> 《汉书》，第2889页。

<sup>62</sup> 《十三经注疏》，第4册，第332页。

<sup>63</sup> 《十三经注疏》，第4册，第522、548页。

<sup>64</sup> 《十三经注疏》，第5册，第750、942页。

<sup>65</sup> 《十三经注疏》，第4册，第161页。

<sup>66</sup> 《汉长安城未央宫——1980—1989年考古发掘报告》，第193页。

<sup>67</sup> 王云五主编：《丛书集成》初编，第1499册，第10页。

<sup>68</sup> 乾隆钦定《仪礼义疏》卷首下，《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06册，第52页。

<sup>69</sup> 《汉书》，第3438页。

<sup>70</sup> 参王光汉：《辞书编纂与食古泥古》，《安徽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

“雁即鹅。”<sup>72</sup>这数十只被狗咬死的鹅显然不在笼中，而是散养的，故此“中庭”应泛指堂前之庭院。《汉书》卷九七《外戚传下》描述掖庭昭阳舍之豪华，有“中庭彤朱，而殿上髹漆”之语；班婕妤描述增成舍之凄凉，有“华殿尘兮玉阶苔，中庭萋兮绿草生”一句。<sup>73</sup>这些“中庭”似也泛指殿下之庭院。秦蕙田《五礼通考》曰：“中庭，门之内、堂之下也。”<sup>74</sup>汉代实际生活中的“中庭”当如此。

《仪礼释宫》又曰：“寝庙皆有堂有门，其外有大门。”<sup>75</sup>《尔雅·释宫》：“宫中之门谓之闾，其小者谓之闾，小闾谓之閤。”<sup>76</sup>就史籍所见，贵族官员府第通常有内外两个庭院。《春秋公羊传》宣公六年春：晋灵公遣勇士刺杀赵盾，而赵盾府中无人守卫，“勇士入其大门则无人门焉者，入其闾则无人闾焉者，上其堂则无人焉，俯而窥其户，方食鱼飧。”<sup>77</sup>文中“大门”即外院之门，“闾”则为内院之门。刺客先入“大门”，再入“闾”，然后登“堂”入“户”。汉代官府外院之门亦称“门”，内院之门则多称“閤”。《汉书》卷九三《佞幸传》：大司马董贤拜访丞相孔光，“光警戒衣冠出门待，望见贤车乃却入。贤至中门，光入閤，既下车，乃出拜谒”。文中“门”是丞相府大门，“閤”是内院之门。同书卷八三《朱博传》载：博任太守期间，曾“斥罢诸病吏”，令其“白巾走出府门”；又载：属县有事“书言府”，掾史提出处理建议交给朱博，不见答复，“于是府丞诣閤，博乃见丞掾”；又载：“功曹受赂”，博召功曹，“闭閤数责”。<sup>78</sup>由此可见，内院外院有不同功能，长官在内院办公，僚属在外院理事。汉人称内院为“中庭”，或许是相对于外院而言。

上引《汉书·外戚传》说昭阳舍和增成舍皆有“中庭”。由此推测，当亦有外院。班婕妤描写增成舍，还提到“应门”和“禁闾”。师古注：“正门谓之应门。”<sup>79</sup>其说引自《尔雅·释宫》。<sup>80</sup>《周礼·冬官·匠人》：“应门二徼参个。”郑玄注：“正门谓之应门，谓朝门也。”贾公彦疏：“以其应门内、路门外有正朝，臣入应门至朝处，君臣正治之所，故谓此门为应门，是以郑云谓朝门也。”<sup>81</sup>可见，“应门”在“路门”之外，是露寝前的第二道门。班婕妤可能是用“应门”比喻增成舍外院大门。《汉书》卷六八《霍光传》：“出入禁闾二十余年。”师古注：“宫中小门谓之闾。”<sup>82</sup>同卷《金日磾传附金安上传》：“霍氏反，安上传禁门闾，无内霍氏亲属。”师古注：“门、闾，宫中大、小之门也。”<sup>83</sup>据此，“禁闾”当指禁中小门。“闾”当包括供妃妾、宦官、奴婢等出入的侧门，但内院正门也称“闾”。《汉书》卷四一《樊噲传》：“高帝尝病，恶见人，卧禁中，诏户者无得入群臣。群臣绛、灌等莫敢入。十余日，噲乃排闾直入，群臣随之。”<sup>84</sup>樊噲带头闯入的“闾”，肯定是群臣日常出入的内院正门。《霍光传》班固赞语曰：“霍光以结发内侍，起于阶闾之间。”<sup>85</sup>班固用“阶闾之间”形容皇帝身边的内侍官员常由“阶”、“闾”出入。此处的“闾”无疑指殿前内院正门。班婕妤所谓“禁闾”，与“应门”并提，当亦指增成舍大门内的“中庭”正门。

“中庭”门内还有屏、帷、簾等用于遮挡视线的设施。《仪礼·觐礼》贾公彦疏引《礼

71 《说文解字》，第 81 页。

72 王先谦：《庄子集解》，中华书局，1987 年，第 167 页。

73 《汉书》，第 3987、3989 页。

74 秦蕙田：《五礼通考》卷六〇，《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36 册，第 385 页。

75 王云五主编：《丛书集成》初编，第 1499 册，第 1 页。

76 《十三经注疏》，第 8 册，第 74 页。

77 《十三经注疏》，第 7 册，第 192 页。

78 《汉书》，第 3400、3401、3402 页。

79 《汉书》，第 3987 页。

80 见《十三经注疏》，第 8 册，第 74 页。

81 《十三经注疏》，第 3 册，第 644 页。

82 《汉书》，第 2931、2932 页。

83 《汉书》，第 2963 页。

84 《汉书》，第 2072 页。

85 《汉书》，第 2967 页。

纬》云：“天子外屏，诸侯内屏，大夫以簾，士以帷。”<sup>86</sup>《尔雅·释宫》：“屏谓之树。”郭璞注：“小墙当门中。”<sup>87</sup>《荀子·大略》：“天子外屏，诸侯内屏，礼也。外屏，不欲见外也。内屏，不欲见内也。”王先谦《集解》：“郝懿行曰：‘《释宫》但云屏谓之树，不言内外。郭璞注谓小墙当门中，此说是也。’盖屏之制如今之照壁……但令门必有屏，天子、诸侯似不必琐琐分别外内也。荀书每援礼文，此云‘外屏’、‘内屏’，而云‘礼也’，必是礼家旧说……近浙人全鄂氏著论……以为‘天子外屏’，此言出于礼纬，郑注《礼记》引其说，未可信也。”<sup>88</sup>根据这些清代学者的说法，天子之屏也树于门内。还有迹象显示，汉代天子门内未必只树屏，可能也有设簾的。《汉书》卷四八《贾谊传》：“古者大臣有……坐污秽淫乱男女亡别者，不曰污秽，曰帷薄不修。”<sup>89</sup>《后汉书》卷一〇《皇后纪上》：“高祖帷薄不修。”李贤注：“谓周昌入奏事，高帝拥戚姬，是不修也。”<sup>90</sup>案《礼记·曲礼》：“帷薄之外不趋，堂上不趋。”郑玄注：“堂下则趋。”陆德明《释文》：“薄……簾也。”<sup>91</sup>所谓“帷薄”就是堂前门内的遮挡设施，其内便是“堂下”，按礼当趋，其外则不趋。<sup>92</sup>前引《汉书》载成帝杀小皇子事提到“饰室簾”，师古注曰：“户簾也。”簾也写作幰。《释名·释床帐》：“户幰，施之於户外也。”王先谦曰：“此则今之门簾。”<sup>93</sup>师古之意，“饰室簾”是饰室殿上室户之外悬挂的簾。但《汉书》不曰“户簾”，而曰“饰室簾”，不曰“簾外”，而曰“簾南”，又载成帝命靳严曰：“美人当有以子女，受来，置饰室中簾南。”<sup>94</sup>从语气上看，当指饰室殿前门内的簾。此事高度保密，参与者各有分工，互不接触，还特意强调“勿令人知”，而靳严将篋置于“簾南”便离去。成帝如此安排，应是不想让饰室中其他人员知道是谁送来的。若靳严将篋一直送到殿上室户之外，殿上殿下之人都会看见，似不合情理。汉长安城桂宫二号建筑遗址正殿南面东西两阶之间，“有一片‘凹’字形地面”，其“南沿中部凹入部分，东西 7.5,南北 1.2 米”。<sup>95</sup>杨鸿勋认为：“由两陛向南延伸的甬路，推测至宫门附近即行内折，相互连接而形成一条东西向的甬路，再于中轴线上‘丁’字相交、向南铺装至宫门。”<sup>96</sup>若杨说不错，凹入的部分正对“中庭”之门，应是树立屏、帷、簾的位置。

秦汉殿式建筑中，殿或堂是最重要的空间。皇家建筑多称“某某殿”，应该就是这一缘故。室、房、夹、箱及殿前之内庭院，也各有其功能。了解此类建筑的大致格局，有助于认识与之相关的各种制度，也有助于理解那些发生在皇宫深处的历史情节。

发表于《中国史研究》2016年第3期

<sup>86</sup> 《十三经注疏》，第4册，第326页。

<sup>87</sup> 《十三经注疏》，第8册，第73页。

<sup>88</sup> 王先谦：《荀子集解》，中华书局，1988年，第485页。

<sup>89</sup> 《汉书》，第2257页。

<sup>90</sup> 《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第399页。

<sup>91</sup> 《十三经注疏》，第5册，第33页。

<sup>92</sup> 趋即快走。贾谊《新书·容经》形容“趋容”曰：“趋以微磬之容，飘然翼然，肩状若流，足如射箭。”（阎振益、钟夏：《新书校注》，第228页）

<sup>93</sup> 王先谦：《释名疏证补》，第292页。

<sup>94</sup> 《汉书》卷九七《外戚传下》，第3993、3994页。

<sup>95</sup>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日本奈良国立文化财研究所中日联合考古队：《汉长安城桂宫二号建筑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9年第1期。

<sup>96</sup> 杨鸿勋：《建筑考古学论文集（增订版）》，第249页。